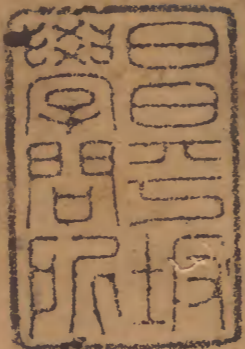


遊山日記

卷七之九



漢書門	
九	五
四	〇
冊架	函號類

內閣文庫	
九	一
二	五
函架	冊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55
冊數	4 (3)
函號	292 39



遊山日記 卷七

淺草文庫

天香隨筆

南昌戈 模莊谿校

戊辰

聞曉鐘梵唱而起徑詣文殊崖看雲意方適



而薙髮人至不直爲此捨妙雲歸也遂呼使刺沐
崖上和雲櫛髮黑白分明香光則一可謂與雲爲

徒矣盥漱已雲始登山則命宗慧藝巨爆拋入雲
中轟然一聲萬峯齊應不禁與顛仙相視而笑此
至樂也

遊山日記 卷一
西輔尋紫竹至天池崖下春香人淪茗款曲指竹
所在且言夜來一虎卧竹間斑斕可愛香人不忍
驚其睡但相與對之而笑虎覺亦不怪其笑皆見
慣也西輔又言厓下怪石相壓森森若奇鬼望之
心悸泉亦聒耳澗中石巨者可屋然今自崖上觀
之都若拳聲色亦泯人耳目因境而遷固甚捷耶
予曰嘻汝不聞京師一甲臚唱之日門校尉相問
頃何作曰似是揀狀頭復問揀幾何則云或謂只

一人殆人少乎汝昔聞此言笑其憤憤殊不知少
所見則多所怪多所見則無足怪彼校尉者雖愚
柔然執役 禁門之旁所見 朝廷大典禮
出入於門蓋常有之若香人之觀睡虎也王公大
人之 朝覲趨直入 禁門者鞠躬如也校
尉且漸忘其貴未必暇審其官闕計其多寡又何
况次焉者乎亦猶立天池之上觀澗中之石我謂
如拳汝謂如屋無足怪也昔劉秉仁來刺江州到

遊山日記 卷一 二
官放所畜駱駝入山山民大驚因聚衆射而殺之
具狀白刺史請賞以爲獵得廬山精劉往觀焉卽
所放駝也夫駱駝一常畜耳少所見者至尊之爲
精非所謂多所怪乎汝曹居恒旣不耐讀書窮理
款啟之明又復以私智亂之栩栩自得不旋踵而
壯盛智慧與肌骨潛銷欲更充學識難矣不佞雖
與匹夫之至愚者接不與其退不保其往自一面
以至十年凡以誠問者必以誠對以禮來者必以

禮往稍有爲善之心必多方獎誘引之入道明知
其未必聽也生同斯世未免有情又焉知愚不可
明柔不可強而顧阻人進德耶知畏虎而不知念
犬之義怖奇石而不知顧畏民畧未爲近道汝比
恒議我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夫必待可與言而後
言智者事也迂且熱中人何忍如此

己巳 朝晴暖暮雲滿室作焦麴氣以巨爆擊之不
散爆煙與雲異不相溷也雲過密則反無雨令人

坐混沌之中。一物不見。闔扉則雲之入者不復出。不闔扉則雲之出者旋復入。口鼻之內無非雲者。窺書不見。因昏昏欲睡。吾今日可謂雲醉。

庚午 吾比爲雲醉。乃至失日。剃沐本昨日事。西輔謂昨爲十二。宗慧則謂爲十三。吾則茫無主張。姑兩是之。然終以西輔可信。遂書十二。今晨聞僧房磨豆聲。恍然悟。是必作腐爲中秋大烹之計。宗慧之十三信矣。夫紂爲長夜之飲而失日。彼失日宜

也。以其爲長夜飲也。我則何飲。旣而曰飲雲。朝雲如昨日。仍至文殊崖。徘徊遠望。露草濕衣履。若洗未之覺也。亦可謂宿醒未解。又復飲卯酒者矣。其醉而失日。不亦宜乎。

庚申歲臘。自北歸。卽還靖安。謁高曾祖墓。爲遠客久荒拜埽也。禮畢。遂遊揚鶴觀。喜其高僻。留信宿。度歲爲道士作春帖十許。其中一聯云。遙聞爆竹知更歲。偶見梅花覺已春。頗有山中無歷日。寒盡

不知年二語之意乃今於十二三斷斷考訂何予之無進德哉或謂白香高非也昏也

喜怒哀樂亦雲也無根而生由外物之所感而發當局者迷遂往往障人靈明失其常度故儒以發而中節爲和佛以絕無明種子爲慧畢竟照徹無明非勇決出世人不能學者但時時內省事事皆求其中節可耳

主僧不遵約饋所市藕餅梨栗皆固却之恐其徒或向隅耳九江諸寺又寄楮素及扇屬主僧求書此則不便却然有愧仙師巧勞智憂之戒人生但學得無能無求飽食遨遊若不繫之舟便是大本領大福分吾已學之二十年尙未能也

少時遊秦淮偶同黃星伯登一酒樓有妓妝而古貌者孤坐歎云稼旣不登夫子遂迫我爲此其奈數奇所遇輒不偶而去主此匝月猶未能一失節也星伯曰幸哉此妓之節以貌醜全也乃不知感

而歸怨於命予笑曰新莽一十八年中夫豈無干祿不得而自歎數奇者乎光武中興反疑其守節

不仕亦此妓之流耳

甲辰 召試先子與先生聚於秦淮交情最密蓋性情

風節及言論契合者多遊必並轡坐必連榻信不虛也讀至此為之一慟有華敬識

雲上屋而簷聲作矣。是猶蒸酒者氣上升而露始下。亦何必須龍為也。龍蓋喜乘雲而遊人或見之。遂有此不虞之譽。

零而雨猶不零而雨也不幾謂求無益乎此智者

之語非仁者之語也仁者雖知其不可而不忍不為故其誠可通於天智者知其可而後為之故其誠不能動物吾二十前喜言智三十後始知其非遂甘犯知其不可而不忍不為之過人雖笑其愚此心則差可無愧非敢謂此為仁也庶幾乎不至於薄以自補不仁之過而已矣聖人言觀過知仁此仁字不必深看即此之謂也

任天而動惟上智與下愚能之中人則喜鑿混沌

之窟混沌死而心亦與之俱死哀莫大於心死愚之人反以爲樂彌可哀矣

吾幼極多感凡四時風雨蟲鳥管絃鈴鐸之類入聽傷心但覺桓子野聞清歌始喚奈何猶非情至至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則不近人情由今觀之凡富貴子弟惜然但知以服食聲色爲樂者愚也絕不以富貴爲樂而矜尚才美不可一世於是乎聞聲感心悲來無方者近乎智亦癡也風雨自風雨

蟲鳥自蟲鳥聞如不聞見如不見非愚無知卽蒲團得定之士吾幼時安可及哉而今而後亦勉求貧賤之樂焉可耳

一妓以美多金夫其類之醜者妒且銜曰彼雖美而貞不逮也君子曰無諸已而後非諸人

或問燕子樓可謂義乎予曰可若豫讓非忠臣耶故君子貴乎晚節

或問騷何故感人最深予曰虛字多風何故感人

最深曰此興多老子云當其無有室之用

棟宇牆壁室之體也有室於此以沈檀爲柱雕玉爲牆乃竟無戶牖可入無隙地可容几榻亦可以謂之室乎文章之苦海何莫不然

梵唄聲最靜者也自知客僧出之則使人欲怒甚至拜佛時呵罵弟子例之以客前叱狗之非禮不可怒乎

竟日四山如蒸飯冷雨至夜忽月明天心清澄見

髓如許昏塞不知都向何處去要仍向來處去耳人有積惡著稱忽然爲善果非矯飾其氣象清明令人刮目亦正如此改過則無過人孰無過患無改過之志過豈難改患有自是及護過之心有志之士先自求病根所在日三省焉

心不妄動則動必當理無時不動者妄心也臨大事必無主張

禁足易攝心難生滅心卽輪迴種子一刹那便是

一劫何必真死真出世始爲劫耶

謂此人斷不可教便是此人不受我教化之根謂此邦之民不足愛便是我不能治民及民思叛我之根也

佛者投身飢餓虎及割肉餵鷹小慧者觀之皆似極愚而可笑之事殊不知正是大悲心中自驗其行力語耳卽如我聖人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義本至精至確倘使小慧者不求真解泛然以

孔子世家及三代盛時之治績尺寸而驗之不甚符也民溺亡溺民饑亡饑亦大悲心耳卽使禹之時有一水鬼稷之時有一餓鬼不足爲禹稷病也不與人爲善逞私智以谿刻論人吾所不取

能使其心如槁木死灰者發生心也假之以利權則天下反受其福其心如盛夏之熱無物不生者多慾心也假之以利權則小人得而誘惑之反足僨事故求治必先治心槁木非無情之譬也寡慾

之譬也無物不生之象在春則近乎仁盛夏之熱則反近乎多慾耳

辛未 平明老僧扣牕而呼曰顛仙又驅雲至凌虛臺下報先生作賦之情矣予狂喜披衣躡屐而往則此雲之妙更有前賦所未及寫者西輔適手予自書賦至對萬里之晴雲朗誦一通千峯響應畫眉鳥囀於巖下木葉不動寒蟬未嘶松梢零露時滴予茗椀之中生香沁齒爲之大樂合卽粘此賦

於仙亭右壁凡七紙二千餘言爰戲祝周顛仙曰以是報仙人下交之雅然能爲我驅閒雲補已殘之缺并湖面而滿之斯爲盡興言始卒則鐵船峯下雲出如潮若士馬銜枚疾走無聲有律頃刻并江湖遠山皆幻成海靈峯秀壑出奇不窮麗日又焜耀其上絢發寶光駭目洞心神醉腰折不覺望四仙再拜復琅琅向壁自誦其賦遙聞老僧梵唱祝廬嶽神云中秋佳節予始憶今朝八月望也則

又爲遭逢自慶夫十二萬年以來有天地卽有廬山有廬山卽有天池有天池卽有雲有雲卽有人有人卽有中秋節有中秋之名纔不過二千年耳此二千日中居此寺度此節作此賦觀此雲未必不有前乎我後乎我者然求其朶朶皆同字字不異又適有西輔其人粘之亭壁則除是十二萬年後今日之我方盡同然則凡無心巧合之事無論其人文足重與否皆堪獨絕言雖大而理非夸

也計生平快意之中秋今日爲最

西輔言往在黃州揚東坡赤壁賦像登所謂二賦亭者簷牙相啄金碧瑩然皆賦力也焉知此亭不且有喜事後賢勒先生賦像於壁予不覺大笑昔潘岳出遊遊女愛之聯袂擲果盈其車爲岳美也左太冲形貌殊侵乃不自諒亦欲效潘岳遨遊致羣嫗怒而唾面子乃欲以天池賦築亭勒石妄儼坡仙何以異是不佞生平無寸長唯自知其陋未

嘗敢竊比中人何況往哲幸免唾面者賴有耻耳
西輔竟割雞餉我并自九江市酒來登山而踣磬
其瓶僅存少許西輔酌一匙大醉而寢餘者攜至
凌虛崖對月飲之予亦醉乘醉作七言一篇皆酒
力也往謂不善飲者莫予若乃不意更有甚者笑
林載一家醺客皆豪於飲獨一客脣未嘗濕然中
席推案揮拳四座辟易急召其從者詰曰汝主人
有狂疾乎曰無之然則何故忽如此從者審視其

席中餽饌輾然悟曰無怪我主人今日大醉蓋緣
食此糟魚耳

又一人終歲沉湎其父屢戒不悛因怒浸之酒甕
中歷以磨加封識焉誓之曰必醉殺乃啟其人之
妻則未免自憂寡也背其翁抱甕而泣忽聞甕中
吟哦聲聽其詞云賢妻何必哭哀哉家父的封條
誰敢開與其死後豬羊祭不如磨眼裏送些小菜
來

大和尚既見亭壁天池賦中有舒字笑語西輔吾
今乃知蕭居士姓舒比聞山下傳言蕭居士姓王
則又何耶予於是大書特書不一舒以證其實未
姓王可謂一姓虛而百姓盡覺可疑戲言非妄亦
未可輕犯如此蓋聊以避喧則爲戲若避債則爲
妄矣

危峯冷月夜久風淒恍惚覺此身介乎仙鬼捫腹
而煖則居然人也因憶明明有家在豫章城南何

遂忘之又有詹外甥者此時正在天香館後種罌
粟普旗昌智霞馥萊馥明兒等必團團聚觀或與
表兄相喧爭此殊可樂人烈匠臣懋哲人煦等卽
有事於外亦應歸矣晴川未歸覲必看種花莊谿
今夕未必有暇過天香修常則持籌而坐望衡而
思不遑暇食謙十兄若果來遊不識可能一醉否
予家無藏酒故耳家兄姊遠在衢州與九兄姊丈
長甥諸姪等對月觀劇當必念老三何苦不知在

遊山日記 卷七 三
廬山第幾峯也靖安叔父諸弟姪或知所在謙三
兄及長德建侯春姪等則仍謂城南酣卧耳不料
予爲樂如此懋懋修泊恭行尙在矮屋應未暇
念我唯漚舸此時必當相念蓋彼欲同遊不果恒
怏怏耳曾敬修居深山之中無利祿之念村塾解
館孑然若枯僧入定或偶憶庚申中秋出都日與
二三內監共卧予舟中時也隨筆戲及以俟相見
時驗之

予自六月入山至今日始發微汗亦以著衣多又
亭午登陟非甚熱也僧亦爲節忙往在揚鶴坪度
歲則道人亦爲年忙今人值塵事勞擾動欲作僧
道以避豈其然哉非僧非道諸緣可了三教多情
逸我以老子蓋以拙爲寶耳

壬申 晴暖爲諸山作字十餘幅其紙太澁羊毫筆
入之如蹇驢負重上天池山也

癸酉 朝晴漸熱只可著絲布四重宗慧去錦橋市

物歸途汲得甘露泉一瓶予亟賞其慧以之瀹新
萌徐徐玩味清碧殆欲過天池然甘滑冲和之趣
則遠不逮矣茂林曾謂甘露泉甲於山椒故宗慧
欲吾品第亦清興也

人未有生而俗者有意學清談雅步自詡風流反
多俗態不若恂恂然率真而動不屑屑放利而行
或竟若宗慧蠢蠢無求亦偶爲名泉息擔皆可作
雅流觀也

主僧屬予題寺楹信筆作長短二帖其詞云一水
印天心指月證三生之果六根無我相飲泉清萬
劫之塵又天上有池能作雨人間無地不逢年橫
榜則大書香雲繡水蓋卽採天池賦字惜紙筆不
稱皆成惡札不免受遊人謗耳

午未間雲霧四塞雷轟轟欲雨不雨入夜見月久
忘睡聞諸僧擊柝巡山爲尙餘玉米菘菜之屬慮
其誨盜寺貧至天池止矣猶尙如此而謂厚自封

遊山日記 卷七
殖自詡爲泰山之安得毋未暇深思耶

甲戌 朝晴旣風起變寒闔戶而坐夜來夢吾母卧疾甚委頓遂驚懼大哭而醒靜中追慕淚溢不止吾母棄不孝已十又七年大事之日長兄未歸不孝已驚慟死矣一切身後禮儀舉賴魯雲巖熊大司寇盧青柯戈咏思楊執吾朱璞心蔣秋竹謝大中丞諸君子憫其孤哀力任而急爲之備大司寇且毅然語衆白香卽死不復生吾以殮吾母之禮

殮若母可對渠兄弟無愧夢蘭旣甦聞是說但稽顙長嘶不能作感謝語也凡恩怨久則漸忘亦恐吾子姪外甥不會見當時戚友恩義或漸忘也謹私志之予極逸賤無寸長何敢言報亦但能矢弗諉耳

荀子謂禮能化性起僞蓋未深觀夫制作微旨實先聖之苦心第泛然以形迹議之耳予少時初讀喪記至踊七踊三之類艱然不悅以爲非仁人孝

子所忍聞誠足起僞旣而深思之先王制禮爲天下後世中庸之軌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勉故於其儀物之繁節目之細不妨瑣瑣焉折中爲式俾確然有所遵守其用心甚苦防閑甚微篤信而勉行之真能化性夫行禮無巨無細以敬爲本敬與僞相反者也果能敬事亦惡自起僞不能敬事亦何在非僞顧漫以是尤禮經可乎比僑寓叢林三閱月見十方行者及諸山禪友相過從識與

不識朝暮必隨住持僧升堂拜佛序立誦經至數刻之久無惰容無怨色此所謂百丈清規童而習之在在皆然不敢不勉勉則安安則無怨惰慢之氣邪僻之行皆可以相觀而化甚善法也佛教日衰諸苾芻不修禪觀曾臆中何事不有苟無此制外養中之法以糾其惰慢防其邪僻其流弊何可勝言然則彼遜世業空之人尙須竊先王禮教以永其衣法之傳何故學校師生反厭薄而不屑講

求恣情傲惰機械相攻轉似有喝佛罵祖立證無
生之智不幾人慾肆而天理滅耶吾欲英才志士
勿自菲薄羣居講誦姑以僧之所以奉佛者敬畏
聖言謙和勤謹苟居鄉有恂恂之風庶立朝有侃
侃之節蓋不驕乃不諂之符能孝乃能忠之體居
敬乃立事之本守禮乃宣化之源才子若是始真
謂之有才立志若是始真謂之有志也禮失而求
諸野廬山之僧有誰賞勸尚守其宗法如此而况

蒙養裕作聖之基學校儲公輔之器尚冀師若弟
借助他山琢磨加愛雖欲作珪璋瑚璉無難也
有佳木欲其成千章之材則必出之盆盎植之深
土以暢發其根遲之歲月以觀其成至其教養子
弟則異是見小利而欲速成不翅移佳木而植之
盆灌之以藥汁而速其一花花盡必枯即使不枯
亦斷無拔地叅天之日是明於愛木而反昧於愛
子弟惑亦甚矣吾甥樸園有志於教家成物之學

曾為發此義并附錄之

曉起望雲氣閒淡若無意於行雨者俄而雨作視
彼油然布空震霆飛電行人覓蓋農夫解顏而卒
以飄風散之者其功德反不倫矣

遊山日記 卷八

天香隨筆

靖安胡功營西輔校

乙亥 晴寒忽憶往在都下偶同胡果泉吳蘭雪訪
方坳堂於徹悟禪房果泉以上直不得留宿予與
徹公叅所悟機鋒雲起午夜不休坳堂閉目頷首
旁坐而笑蘭雪時時左右顧似疑予無意於禪第
喜難名僧逞辯才者其實徹公破叅人真能啟予
故樂與之辯漏四下始共坳堂蘭雪聯榻西堂坳

堂暮年不易寐與予卧談遂各舉四書心得相質
坳堂曰予成進士始立志精讀論語有同學館於
僧舍館上一樓殊靜潔因就假居登則命人去其
梯手論語一卷趺坐而敬對之如是三年漸覺此
心露真實圓相不至埋頭注下也因舉一舞字問
曰公頗悟先王以樂舞教冑微旨乎戰陣擊刺之
事旣不忍明言又不可不爲之備於是乎以勺象
于戚童而習之旣足以導樂之和又可以練勵筋

骸爲防身禦侮之用所謂教在此而意在彼洵良
法也不然者近乎戲矣予曰善公誠能讀書求間
可與言者夢蘭少時亦曾有註外心得一二端請
舉其一夫祭祀先祖而飾其卿士子弟爲尸服其
服居其位卑幼坐於上達尊拜於下拜之而誠則
難乎爲尸拜之而不誠則不敬其祖其禮亦幾近
於戲曷若陳宗器設裳衣望神主而拜祭爲心安
理得也歟先儒但釋爲子姓乃祖考之遺神有所

憑易於昭格獨不思拜之之人何莫非祖宗遺體
誰不可憑而獨憑一尸之身且今年之尸未必卽
年年之尸都不敢重輕軒輊一切以祖宗事之受
拜者未必不怍拜之者未必不疑逮夫國家皆然
每祭必然則無論少長貴賤咸視爲禮所當然情
所不悖於是乎受拜者可以不怍而拜之者亦更
無疑著之爲經永以爲法然吾竊以爲尸之主名
雖專屬乎祭其制作之苦心精義似不專屬乎祭

也夢蘭好思思此事至於通夕豁然悟怡然笑曰
微乎妙哉聖人之道先王之禮蓋已服羣心銷逆
志於卑幼爲尸之日而人不覺所謂可使由而不
可使知者也蓋祭必用尸之深意實實在維持宗
法而固其國本明其義例正言之而愚妄之夫未
必深信於是設爲尸以服其祖宗之服居其祖宗
之位無論其爲臣爲子爲諸孫一旦爲尸則皆以
祖宗事之神之所憑卽吾所當拜何敢以齒德傲

夫尸也習見乎此而不之怪則其國其家一旦有
孩提嗣爵宗嫡世祿諸大禮凡諸尊貴誰敢不從
亦誰敢不敬其神明式憑之重又過於一祭之尸
尸尙受拜而不辭我且拜之而有素何況於繼體
爲後正位設朝祖宗之靈儼如在上伯叔諸舅敢
異議而不屑臣乎舉朝上下但知有祖宗社稷神
靈所憑依之人無論其賢愚長幼皆當敬事如先
王先公先大夫無可疑者於是乎名分定矣羣心

服矣逆志銷矣國本有不固者乎然究其推明義
例於無事之時維持宗法於不言之表實賴有尸
祭之法潛移默化其強宗尊屬不馴之氣及奸雄
貴戚僭亂之心於居平祭祖拜尸之日而習焉不
覺人遂安焉此聖人之道先王之禮所以微妙深
遠而未可以小儒俗學躁心而輕議者也宗法乃
世爵之常經尸法寓維持之精義第恐明言之而
人或輕尸則宗法亦因之可廢聖人憂焉苦心孤

遊山日記 卷八
四
詣不免假神道設教以輔相天位錫福宗藩尸之
義不誠大哉藉使無尸祭之禮講明其尊祖敬宗
之義惟其位不惟其人一旦以卑幼之宗子繼統
嗣爵悉尊屬而臣之竊恐鞅鞅者難爲少主而聽
其驕蹇則傷義繩之以法則傷恩必也求所以講
之有素入之最深無智無愚皆可以觀感而化以
保全恩義固我宗盟有善於尸祭者乎方坳堂喟
然歎曰不謂吾子少年時一夕之思能過我三年

學也明日徹公語坳堂舒居士粲花之論得未曾
有然欲攜酒入東林不守淨戒亦此公也坳堂以
爲然坳堂齊人性廉介有操守果泉以同僚相敬
价於予故得相識比常有唱和之詩旣聞作江蘇
藩司以病乞休終於家其風義甚可思也徹悟比
平人廿歲出家猶不識一字旣乃博通教典深達
禪觀惡衣一食苦志焚修成就辨才教化僧俗一
時王公大人以及諸山道友罔弗傾向恭親王始

疑其矯留意察之知實有出世之志無好名之心
適都僧掌印缺出訪於予曰公所識諸山苾芻有
無忝此職者乎予對曰生平只識一徹悟和尚餘
無知者何敢謂更無他人亦何從辨其優劣王曰
得之矣吾見亦然遂 奏補徹悟之名徹悟聞之
持衣鉢造府力辭王與予皆勸徹公不可務高名
而坐視其佛法之壞不之救也徹公數數陳釋子
流弊求道苦心及無力挽回徒增業障之隱非敢

如俗士好高名也樂蓮裳時亦在坐旣謂予曰吾
素不信佛而惡僧今見徹公聞其論頗心儀焉其
預諸公之遊髣髴晉名士重支公耳外舅李耑濂
亦不信佛然頗欲看姚廣孝所鑄大鐘與予同車
詣覺生遂叅徹悟恒國公亦適在坐徹公與予談
耑翁與國公啜茗而聽之良久恒公告退合掌向
徹公跪拜者三徹公立受送之丈室門旣而予揖
別徹公拄杖相送至山門之外立俟登輿然後返

述曰言卷八
六
耑翁歸語內子曰吾往謂今世和尚但勢利耳安得有北餞唐僧受公侯之拜無愧色者今乃親見徹和尚受拜不辭又能恭送一布衣遠出山門立竦其登輿乃去恍然覺虎谿三笑之風去今未遠至其辨才之妙析義之精雖香郎不能取勝以是信出類之人未可以時地量也徹公入房山不知所終乃今者忽見主僧除草於寺門內外連日不休訊其故則云有郡掾來祭廬嶽照例宿天池一

宵從者數十須典衲糴米而齋之猶恐獲戾予慘然不能置辭聊復記徹悟之所以爲僧恒公之禮敬三寶及坳堂旣成進士始敬讀三年論語其人器識皆未可與俗僧時士同年語也

西輔問謀生教子之道予曰擇正業以謀生本義方以教子所業旣正則謀生而得遂其生可樂也謀生而竟不得生無悔也教子有義方而其子克肖有成可樂也即使無成無悔也反是則成敗交

譏君子無取

月夕獨坐凌虛臺見山下火光數處忽明忽滅因憶朱子語錄謂廬山下有寶故常有光又嘗遊天池見厓下光景明滅頃刻異狀門下生或疑其妄朱子曰僧言須禱而後見則似乎妄然此光亦豈妄耶蓋當時呼爲佛燈故門人闢之老夫子誠篤虛懷又不肯厚誣此光反爲之辯不審予疇夜所見卽此光否

丙子 陰寒小雨山徑彌滑昨聞有承祭掾來欲遊佛手巖以避其喧今難果矣

竟有一牡犬求偶於寺時時喧爭命逐去而闔其扉扉又以輿臺憧憧不能久闔物固以類聚者哉吾初謂天池牝犬不知有牡乃竟不然殊自悔譽過其實今始悟樂道人善乃謂之益耳濛濛雨入暮不歇所謂掾者竟不能登山止宿田舍僧得省米一斗矣

遊山日記 卷八
丁丑 晴掾至予得以窺簾看官聞其說官話唾官
痰著官衣雍容緩步詣後山主祭僕役廿餘人齋
於客堂則聞戛戛然唇聲齒聲相罵聲呼笑之聲
鼯齶聲良久官自後山還前殿終不拜佛蓋亦崇
正學闢異端有道之士也亦不屑賞鑑天池但仰
面望鐵瓦問曰生鐵乎熟鐵乎僧對曰生鐵復問
落雨時池水溢乎對曰不溢官曰亦溢耶蓋緣僧
畏官而喉不響官傲僧而聽不卑故兩誤耳齋罷

卽還竟不暇照例遊山而主僧之甌有餘粟釜有
餘羹并以其餘羹乞我枯腸得潤皆郡掾之惠也
謹記其高風遺愛如此

今人無事不勝於古人今之庸人皆勝於古之豪
傑故吾不甚畏古之豪傑而極畏今之庸人相見
輒色沮氣喪言動失據非僞也以其人語言行事
之麤迹反有似乎大聖賢雖曠古豪傑命世之才
略其心而觀其迹皆有不逮而且必爲所輕忽訕

笑故可畏也今姑就粗迹衡之東坡上神宗書中有云士大夫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語意極和平故可以告之君父且吾儕所樂之事亦不過數端內而性情文章外而山水朋友富貴則聲妓田獵貧賤則吟風弄月境雖不同其樂亦皆以性情之清妙爲本文章之風趣爲用名山勝水開拓心胃快友高朋增長意氣然而庸庸者不屑爲也且甚能訾笑以此等爲樂之人姑就與廬

山有情時代稍近者略舉一二王陽明大豪傑也居恒倡講學之風則譏其迂而好名闡發尊德性人皆可以爲堯舜之奧則譏其近於禪家頓悟立地成佛之旨至其定宸濠之亂不過七日乃駐節廬山之下恣情登陟卽一天池寺已盤桓許時石劄諸書非旦夕所能徧也天池諸詩亦非其一時作也庸人必譏其軍機大政則草草奏銷山水閒情則流連忘返近古士大夫不暇爲也廬山之下

尚有宋牧仲一二石劖至絕頂則袁石公外至者
蓋鮮即使奉檄承祭如郡掾似有清緣亦但不得
已皇皇而來汲汲而去彼蓋勤於官守惟恐以遊
眺分心有虧臣職此其人忠純之迹不遠勝於陽
明乎陽明巡撫贛州王心齋一齋賈之子以賓禮
求見高談四日而後執弟子之禮終身服事然方
其與布衣小生均禮縱談庸人必譏其不自貴重
失大臣體心齋忽不敢自居於客而退修弟子之

儀則又必譏其曳裾侯門結納顯者庸人之見必
當若是皆彼所不屑爲也朱子知南康軍則亦第
知軍已耳何必講學白鹿洞則洞而已矣又何必
改作書院招集生徒以犯彼韓老相國之忌且權
相旣深惡我又大聲僞學之禁相國之教誰敢不
遵老夫子懵然犯之識時務者必不爲也且以守
土之貴人輕身犯險往往登廬山絕頂作詩刻字
甚至宿天池僧寺夜看佛燈毫不避親近異端之

遊山日記 卷八
嫌以視此掾之不肯拜佛羞與僧言并不屑賞鑑
天池留戀雲壑庸人之迹又過先賢朱子矣周濂
溪亦大儒也宜朝朝體認經疏代聖立言講之作
之津津而說之那得閒情著愛蓮之說留心小草
庸人必譏其玩物喪志陶淵明古豪傑也家貧妻
子餓不爲祿仕已近乎骨月無情尤甚者飢至乞
食叩門無辭但期冥報庸人必譏其迂誕無耻所
交亦不過劉逸民周續之一二無志於功名之士

甚至入白蓮之社與惠遠談空說有庸人又譏其
攻乎異端近乎邪教宜乎其不貴達也且廬山險
僻孤危乃命兩子一門生昇輿而遊倘或懸厓一
跌則門生登高臨深謂之不孝而忍令其二子流
汗顛躓亦覺不慈淵明所爲皆庸人斷不爲者至
若李太白避結交叛藩之難正當潛蹤思過乃反
高居五老縱酒賦詩卒不免夜郎之流庸人必譏
其昧於明哲白香山謫居江州禮宜避嫌勤職以

遊山日記 卷八
圖開復乃敢夤夜送客要茶商之妻彈琵琶侑觴
談情相對流涕庸人曰挾妓飲酒律有明條知法
玩法白某之杖罪的決不貸乃香山悍然不顧復
敢作爲琵琶辭越禮驚衆有玷官箴今時士大夫
絕不爲也卽使偶一爲之亦必深諱蓋曾未宣之
於口又何敢筆之於書人之庸者則且義形於色
詬詈香山犯教而敗俗其琵琶之辭必當毀板琵
琶之亭及廬山草堂胥拆毀而滅其迹庶幾乎風

流種絕比戶可庸矣凡此之類正不必博徵遠引
卽此昭昭耳目與廬山往還有舊諸君子行樂之
事亦豈有外乎性情文字山水朋友以及美人香
草吟風弄月者乎彼諸庸人必且不屑行如此之
樂不暇行如此之樂不肯行如此之樂不敢行如
此之樂猶必輕笑鄙薄古之人行此樂者彼其中
庸之貌木訥之形雖孔子割雞之戲言孟子齊人
之諷喻皆猶似有傷盛德不形諸口若第以粗迹

遊山日記 卷八
觀之卽古聖先賢猶恐不逮我何人也而敢不敬
敢不畏敢不色沮氣喪言動皆失其常度也乎竊
嘗笑言古昔大人少而小人多後世小人少而大
人多何以知之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吾
勉學之猶未能然庸人不屑爲也故小人獨少夫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截去下文以觀人所
在不乏非大人多乎不誅心而汎論其迹雖振古
豪傑命世之才不足刮庸人如豆之目而動其六

竅之心由來久矣故子曰予欲無言

戊寅 陰雲滿寺而天不寒昨晚閒步至山腰白雲
天際石剝下往返數里汗發如浴今日頭目加爽
朗足信陰寒損人靜坐時受之不覺動始覺也頃
細思人之肉體本庸濁之物故宜居平原污下之
地則生齒蕃息膚貌悅澤高山幽涼奇曠所生人
旣稀且瘦形如鹿豕亦殆如五穀之喜糞瓊花之
根亦不羞垢穢者乎抑或造物秘名山不肯令人

遊山日記
卷八
廿五
煙蕃庶溷彼清奇空其地以供出世豪傑蟬蛻形
骸者遊眺之樂未可知也

或問彭蠡湖深處若干予曰七千三百五十丈何以知之以廬山之高而知之蓋此一山一水流峙比和有良兌之象爲江右一大印壑毓秀鍾靈必能相匹苟有大力者挾廬山以塞彭蠡凹凸皆平可化爲沃野千里兩郡之居民必富且庶然而庸人多奇人少矣不足爲兩郡光也

己卯 旦夕風雨如晦寒不可禁綌絺單袷之衣層累而著至十重莫能禦則覆衾晝眠衾又薄於是凡琴几詩囊皆取而覆之衾上夜始得寐或問子之家未必飢也乃飢亦不肯捨天池而歸子之家亦不甚寒今寒尙不去何也予曰飢寒誠可惡然所惡有甚於飢寒者焉則寧小耐飢寒也室家誠可樂然所樂有甚於室家者則惟久住天池也今日又有數書生來看鐵瓦蓋聞其直甚貴重非

遊山日記 卷八
三
陶器所能方價也

水動則濁火動則滅植物動則不能生干鎔之利
妄動亦折土地動則百物災是五行皆以靜爲體
學人不當如是耶

或問天何故健行不息予曰此純氣之官也譬諸
呼吸雖病卧能暫停乎且彼之動而有常卽靜體
也真習靜人行亦靜馳馬亦靜將百萬之衆屠城
滅敵其心亦靜如止水不妄動也無學之人小榮

辱得失皆足動夸心挫英氣鼻栩栩如蝶翅自鼓
故終不可大受也

庚辰 晴寒久晴當暖又可以住旬日矣

四仙祠左壁久毀於縊者驗殮之日橫梁門軸皆
以畏鬼而斫去諸仙露處予竊悲焉今日呼匠至
命其補葺然後忍釋然歸耳周仙每驅雲禁風娛
我清矚惡可憇置至吾之所以不能仙則又只爲
情累耳他無求也

天池寺東廊有蜜蜂桶卽所謂採雲蜂也。今夕喚沙彌燭而觀焉。則萬蜂濟濟衛王而宿。秩秩然不亂其行。沙彌言蜂採蘭則戴諸其首以獻於蜂王。不自食也。并能以翅挹天池之泉供其王飲。夫蜜蜂一小蟲耳。自食其力。何德於王而猶能效忠。若是人而仕也。顧可以不如蟲乎。

蜂蟻能忠。烏能孝。鶴鴿知悌。鶯猶求友。鴻雁有從一之義。故風人咏而歎之。以敦倫厚俗。是禽蟲皆

可師也。是故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

羊豕最無罪而不免於刑。爲其無功無能。饕餮而貌侵。又寡情而太不慧。足以召殺。或曰使羊豕肉味不美。庶其免乎。然其類絕已久矣。彼蓋以可殺得生。又以虛生召殺也。

予不食牛犬驢馬駝峯之屬。念其勞也。不食雁。憐其節也。喜食雉。惡其可以成蛟也。不食特生。重物命也。見其死聞其聲。皆不忍食。所以養惻隱之心。

也。十歲以前凡肉皆厭惡不食。並不食婦人手所
作飲食。誤食皆吐。殊不可解。年十六自西塞歸。逆
旅多婦人。當鑪每坐。是忍飢。竟日同行。皆竊笑不
能強也。歸至里門。所見中饋。皆樞德不敢不黽勉。
從衆久。遂安之。食肉而甘。亦成童後事。先是並不
衣裘帛。每逢年節。易新衣。輒忽忽不樂。或遷怒。割
毀其裘。往往受先公杖責。終不能悛。是皆十歲時
乖繆結習。正不知是何宿業。其不近人情如此。戴

殿撰嘗笑語雲巖靖安多山。宜必有苦行頭陀。潛
修石室。旣沒齒而人不知者。其一生於裘帛甘肥
及婦人所作之食飲。何從夢見不幸而再世還俗。
卽舒香叔也。戲筆之以供一噱。

頃得譚子受四月九日劍外書。亟喜其通守渝江。
清勤自勗。此君有志節人也。因憶出山時。別我垂
淚。比贈以詩云。才似相如尙納貲。郎官清瘦且吟
詩。蒼生尙欲陳平宰。莫忘枌榆割肉時。蠶叢萬疊

遊山日記
卷九
一雁孤飛竟能達故林芳訊陳玉弁力也

遊山日記 卷九

天香隨筆

靖安胡功營西輔校

辛巳晨起寒霧四塞無復妙雲朗旭晴暖之娛再
居辰浹都若此則秋深可知竟可以浩然歸矣
比所謂苦行沙彌者舂米於寮有任勞無怨之色
予於天池僧獨賢此人今日遂佐之扇米運其樞
則風呼呼生吾肘腋造化在手握旋乾轉坤之權
米與糠井井不紊一若君子小人各類聚而安其

遊山日記 卷九
業莫敢梗吾風化也夫輪者轉而已矣初非有意
乎惡米好糠而沈者自沈浮者自浮皆其自取無
所容心恩怨豈必歸於我雖專握賞罰之柄何損
吾道一有心拂逆其輪則糠與米混鼎鉉遺覆餗
之譏矣天道運而無所積而栽培傾覆無心成化
亦只一大風車耳佛者輪迴之說則譬此風輪之
下米斷不至入糠胎糠亦難強入米胎同氣相求
如水流濕就燥皆非有心實由自業之善惡宿

根之清濁理與氣相感相召各成因果不翅分金
鑪五金受鑄真性畢露大冶之內孰敢不以類相
從分投六道其理易明白創爲閻王小鬼判送入
胎之說以妄證輪迴窮理者反不肯信未嘗非畫
蛇添足之過聊於扇米時參悟及之
食時西輔問思先生者能保無裹糧躡屩逾絕壁
來訪者乎予笑曰豈無其所愧予不足訪耳昔
在塞外番回之富者以谷量馬每當巖壑中雲雷

遊山日記 卷九
鬱怒輒驅其牝馬入壑以幸蛟龍合之也偶合而
孕則駒必千里然其貌殊似馬也不能以口舌辨
其駑駿則有一法盡繫其數千百駒而驅諸牝馬
高立於萬仞絕頂如天池山者然後縱羣駒於峻
壁下其母見之必俯視長嘶於是乎數千百駒一
時皆竭力鼓勇而登有數仞而卽止者焉數十仞
而卽止者焉不足道矣數百仞而卽止亦常馬也
卽使其力能造極而或緩或躓都非龍種其所謂

巖壑之孕千里之駒則矯首一嘶雲生足下不喘
息而超升萬仞之上若是者絕不易得偶一得之
則獻諸國王被以錦綺以筐承矢以蜃承溺尊之
曰國馬不必更俟其齒長計程而驗國之人已深
信矣故大宛之驥鮮鹽車之厄以其國能知馬也
脫非置其母於萬仞之山則力雖能到足亦不前
空羣之姿豈屑爲三品之料輕試其絕技也哉
客有譏刺老年人不應猶好妓樂者予曰此正老

人事何故譏之少之時血氣未定故聖言有戒旣壯有弟子之職四方之志好則分心且少壯氣盛志驕所好易溺往往覆身家有所不顧老年人必不爾也苟無力徵歌選妓則亦已耳其有樂此不疲者必貲財能任者也以多餘之蓄娛有盡之年當亦其子孫賓客所樂從者且老年戒得時也能不吝金帛之藏以娛情聲妓則其人不貪不貪則不刻亦必能厚於親友好施樂善故子孫反受其

福不在多積金錢也張燕公白頭鶯燕雖無足稱至若郭汾陽晚年後房數百則大有深心妙用名位全於是上猜下嫉之禍機胥泯於是而子孫之爵土竹帛之芳聲於是且傳之奕葉垂之不朽妓功甚鉅顧謂老年人不應好此而譏刺之耶造物者勞人以生逸人以老故有道之世貴老敬老養老娛老皆有明文有深意以誘啟人民孝悌之思矧老人平情作好亦不甚勉強苟能好妓樂其人

必壽試觀古昔享大年創大業成大名者往往能
耄而好色卽如漢武帝唐明皇宮人數萬武帝自
謂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無婦人其好如此倘如
世俗謂老人縱慾慮或減年則應戾太子不至不
終楊太真不至賜死而武明二帝中年夭矣故竊
以謂若是者反是壽徵令妻賢子不必爲老人慮
也客又曰君爲老人謀則誠善矣其如所好之人
何予笑曰是又不然彼老人旣知好色旣能好色

則其人性情言貌必不甚濁惡龍鍾家用必饒亭
館必潔列屋而閒居者必多且所畜姬侍亦必皆
貧家弱女父若母旣賴以豐閒居奚怨老人又竭
力以奉衣鮮食肥於雕牆繡闥之內絲竹詞翰儘
足清娛當亦無意與同列諸姬爭此一夕不差勝
作輿皂妻饑饉困辱或復受笞罵抑鬱而勞苦畢
命者乎且如謝安石白香山諸老名士風流雅達
力小不勝輒爲開閣以聽其自擇所歸曾不忍久

防賢路即使老者不達然桑榆易暮不致綠葉成
陰子滿枝杜樊川翻可無恨於彼姝不良快耶又
何況紅葉之詩見諒於唐主紅拂之逃無損於隋
相有才識者任自爲之未爲偏護老人也客笑而
退

壬午 天未明即起以比來恒不易寐鐘動輒思巖
下雲或已相待遂喜夙興往往臥中呼宗慧看雲
起未宗慧亦漸能見雲而喜必相報也

亭午數遊人相過知客僧延欸甚殷一蝟髯蛙腹
者歎曰真好廬山南北行半日不盡脫可種菽麥
何難致富敝鄉之山甚宜樹藝惜寬廣遜之故古
人獨誇此山予聞之甚樂昔人有酷好鶴而蕃其
種者一貴人見而乞焉不得已籠獻其一甚有德
色翌日造請貴人者殊不稱謝其人不能耐遂自
誇鶴美貴人顰蹙搖首曰昨已嘗試味反出雁鶩
之下奚足貴耶

黃龍多古藤瘦竹皆杖材也老僧選得奇倔者數枝琢磨爲杖而漆之以硃出觀於予予歎惜久之僧遂疑欲得之也舉以相贈予笑却曰俟公得方竹橢圓而漆之乃始乞我則彌足感耳

不知子都之美謂之無目亦殊不盡然西家施賣薪女也又嘗浣紗於溪苧蘿隣並豈無居人脫見者都知傾倒萬口稱傳亦寧俟大夫來訪始聞於王而售其沼吳之技耶庸庸之目必不能賞鑑奇

才於斯可信

六客將赴齋而知客之緣簿已出四人者見幾而作其一洎蛙腹二人遂及於難予惻然愍之蓋以腹大行遲也二人旣攢眉忍痛樂助已知客始出其烏金太子使二客拜而觀焉客乃蹶躅升階洞洞乎炷香稽首適適然驚顧相語曰此烏金也直不知幾倍赤金

癸未 晴寒黎明卽起詣凌虛探雲曾無一點或雲

尚眠乎比來諸僧及宗慧都知予但有雲癖無曉
暮敲牕扣門惟報此事餘亦無可商量者予初入
山居此寺塵根未淨每聞挂搭僧敲門大呼曰借
歇輒驚懼疑爲客來拜呼接帖也旣覺其非則不
免失笑其畏軒冕客如此久居心定遂無此疑頃
戲作一詩結語云歸時倘遇敲門客却又疑爲挂
搭僧

西輔曰先生漏深始眠黎明卽起顧獨有長睡不
醒之謗某竊寃之予曰難白也比嘗戲引諸同鄉
證予非夢諸公亦未必相信昔米顛朋酒大會忽
遙呼東坡語曰僕殊不顛乃世人皆謂我顛請以
質之子瞻東坡笑答云吾從衆子竊恐諸公證睡
亦作此語則寃愈難白往予客怡邸恭親王退
朝飯罷每來西園予猶酣臥王誠左右勿以告輒
自遶小山一遊久之侍監白予醒王乃坐西齋俟
予盥漱更衣畢始過天香館笑曰睡仙都城百萬

人考善睡亦當第一予不禁呼寃王徵其說笑對曰王以戌正眠寅正入 侍計所睡不過三十刻然夢蘭嘗有句云自幸無官貪夜坐上牀多在上 朝時是夢蘭寅正方睡雖亭午而興亦不過三十餘刻顧乃誣爲睡狀元豈非寃哉王因謂某朝一人以堅坐不出名於時遂有誣其三十年未嘗履闕窺戶者其人聞之亦極口呼寃而辯曰十九年前曾送某客至大門柳樹之外佇望良久何

謂三十年未嘗出戶然則公旣自承亭午起則其受誣亦只與此人等耳遂皆大笑賢如恭王久處如恭王尙不肯證予非睡則其寃豈易白哉惟覺古人有居山常晏起之句殆謂居市朝難晏起耶僕則反是是其所以爲迂耳

匠者葺築四仙祠門壁俱完加堊畫焉賚而遣之周顛仙笑容未斂吾心亦安西輔戲錄子遊山日記已盈八卷雖不成文然其勤甚可念也

遊山日記 卷九
日午一雲遊道人來挂褙子見其神氣尙清與之
言頗慧因叩其修煉之功大半膚雜心竊愍之爲
略指入門之徑道者瞿然遂造謁求示津筏爰歷
舉彼法旁門外道以及符籙丹汞種種魔障欺世
造業無益有損徒負此百歲仙緣一生清苦凡諸
惡趣之源流利弊爲委曲譬而曉之道士悲泣亟
拜求下手工夫感其誠而授以存想正訣登時發
愿入羅浮某觀禁足修養畢此一生芟除萬念要

求真悟仰報師恩堅執弟子禮四拜而去知客見
道士萍水一遇已立時悲生悟中似有所得於是
亦造謁求教子曰吾師鈍根人貪瞋念重蒲團上
難尋出路同居兩月未嘗以正法相規坐此故耳
但達摩有言勿輕未悟我亦平等慈悲旣辱相師
豈忍終棄遂教以死心念佛以觀想眉間白毫普
攝三根求生淨土之法頻頻設喻鑿鑿指點并示
以臨終正念知客欣然自幸曰弟子披緇四十年

今始得師亦合掌三拜而退西輔遂進而請曰二氏之學儒者之所謂異端也先生不拒而闢之卽已幸矣乃復現身說法各祛其習俗之塵而導以真修之路意則誠善不幾速儒生謗耶子曰居吾語汝夫二氏之學蔓延中國一二千年或爲前代所崇未犯 本朝之禁雖使堯舜湯文復生於二氏盛行之後其忍無罪而盡誅之乎抑或能盡使二氏之徒人人返俗各授以百畝之產五畝之

宅以養以教不致有一夫失所也乎旣無可殺之罪又無教養之方彼二氏流弊旣多真修漸泯能保無放辟邪侈以惑民亂法者乎儼然儒也人人有師相之責不此之慮以求其默化轉移之方而顧漫然騰口說闢異端博正學之虛名昧經世之大略未爲通也且佛者之學近乎墨而實非墨也其恩怨平等普濟三途有似乎墨之兼愛但墨子之學專務外不率性以治其心且欲以其說化民

成俗則足以亂吾教親疎仁愛之等而示民以難是故當力拒其說佛者不然其志其術皆非爲生前世法計也彼蓋有會於殺盜淫邪之惡皆起於貪瞋癡妄之心然貪瞋癡妄之內心實由於利名聲色之外誘不屏除外誘之私惡自復本來之善彼又無孔子爲師顏子爲友不能得克己復禮和平精粹之傳於是但充其堅忍之力雄毅之氣併國城妻子一切捨棄獨居於絕無外誘之地以養

其靈明無垢之心以復其天命無私之性所性旣復則幽明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悉能深知未免慈愍癡愚者之貪殘讐殺於是始創爲六道輪迴三生果報之說以牖民覺世卽殷人以神道設教之意也今儒者果能執堯舜之中尋孔顏之樂原可以不信因果不入輪迴然必欲辭而闕之如孟子之闕墨使天下愚夫愚婦皆悍然不畏鬼神不信因果肆行其貪瞋癡妄之志於倫常日用

遊山日記 卷九
三
之間毫無忌憚夫然後從而刑之亦罔民也何況
釋迦如來實未嘗欲令天下之人皆棄其父母妻
子爲僧也何由知之吾於其立教之初不自炊爨
躬率其徒入國城乞食而知之脫欲使人盡爲僧
則何從乞食且母亦父之妻也釋迦倘不欲國人
有室則已亦何必作孟蘭之會報母恩耶彼蓋自
爲其難以深求性與天道而以其易且粗者作淺
說勸化國人以酬其乞食之惠而慰其慈愍之心

至其致力之專全在死後與治世之法絕不相防
初不似墨子之學實實欲秉人國鈞更張成憲一
切以兼愛之飾說奪仁義之心傳勢不兩立故孟
子辭而闢之非得已也道者之學近乎楊而實亦
非楊彼其全真葆神惟求自壽有似乎楊之爲我
但楊子不能棄妻子廢人事而蟬蛻於塵垢之外
復欲以其術變人國俗將見匹夫匹婦人人但知
當爲我雖君父之恩可以不報兄弟之親可如路

人師友之琢磨情禮之施濟皆無所用其說行而
天地爲無情之宇閭閻絕慈讓之風惡可治世故
孟子辭而闕之非得已也道士不然彼特石隱者
流厭俗出家而棲遯於山巔水涯與人無爭與世
無求而第浮慕夫長生久視不欲與官骸同朽是
以屏生前之逸樂固死後之靈明信能得真傳修
苦行捨生求道則譬若水結爲冰復深藏九地之
下烈日可以涸溝澮而一勺之冰能不乾也江湖

可以化桑田而岷峨積雪可不化也其理易明而
特以求其道者多屬貪生縱慾之人又每在富貴
滿盈之後即使真仙相名未肯捨所樂而從之必
矣乃因其求而不得妄議無仙是猶取火者不假
陽燧而妄億日中無火也豈通論哉至道家尸祝
老莊則其徒好勝爭名相推爲祖老莊之著述則
發明清靜無爲自然成物之理以祖述軒黃之治
凡以祛周末文盛之弊而已矣賢者過之又多有

快意恣情之論遂越乎中庸之軌爲後儒所訾其實皆熱心救世之人非石隱忘世之人也道者宗之其過原不在老莊淺學之士並老莊而闢焉可乎道德五千南華數卷人人共見其間有服食導養金丹鉛汞之說乎有畫符誦咒呼風喚雨之文乎今人有子孫不肖尙不可訾其祖父又何况非其祖者且全真棲隱之士忘世則有之謂之爲楊朱爲我壞人世教則亦實礙非其倫何須攻擊令

窮民無所歸耶至其杜撰諸經雖無精義要亦本神道設教勸人爲善未嘗無益於夫婦之愚且二氏書之庸陋者多屬其徒之贗作藉以求敬信廣檀施未可以訾佛與仙也由是觀之二氏之志術功能皆在其身死之後絕不與堯舜孔子爭治世之權似楊墨而實非楊墨即使孟子復生深觀其意亦不忍辭而闢之何況吾儕幸生此 聖學昌明之世人人聞道戶戶可封雖有萬千楊墨

家置一喙亦奚能亂我人心撓我風化又何況二氏真傳已將衰絕但飢寒之可憫無恒產以養生仁人君子尙忍博正學虛名闢異端以絕其生路得母有意驅無告之民入逋逃之藪殃民骫法而後大顯其經濟也哉吾故望賢士大夫求治者須明大體救時者須圖遠略不可似鄉曲小儒拾古人牙後之餽釘快口說以誤蒼生庶其有濟聊於辨異端及之西輔曰二氏之各有其真無損於治

旣聞命矣但頗聞晉宋以來儒有師僧道者矣未聞僧道之師儒者也先生反是母乃創見而啟人疑乎予曰噫道之所在師之所在門戶之見本可不存轉移之術於斯可用所以釋三教聚訟之疑而共享和平之福也且釋道尙可爲儒士之師儒反不可爲釋道師耶汝何重二氏而輕吾孔子之道西輔始悟

甲申 晴微暖欲遊佛手崖以西輔足疾不果其疾

蓋得之風濕山居之樂卽苦因也

乙酉 風寒薙髮命宗奴取池中竹筒滌濯之所貯
水尙有竹氣恐其變水味當復浸之澣書衣被單
汗衫之屬欲使天池之水盡洗吾垢庶乎肌骨皆
香矣

丙戌 晴風息漸暖又可小住茲山矣惜秋衣不耐
高寒又重陽祭掃近禮必當歸每對顛仙惘惘有
別離之色彼土木情猶若是曷可與生人交也

遣宗慧汲黃龍潭水遂錄近詩二幅貽茂林以茂
林將退院耳

曉起爲西輔煎藥飲之足疾少瘥西輔旣臥不能
起宗慧及諸僧又各他往蟬皆蛻去不復鳴我獨
立後厓閒眺萬里忽從胷次濶千峯都向眼中明
此一境前乎我者亦未嘗數數到也

西洋大國有所謂歐羅巴者去中華九萬里幅員
之廣不亞中華崇正中利瑪竇者游小西洋聞東

遊山日記 卷九
方有出絲之國頗通市易利瑪竇始附賈舶來游
中華見中華歷法已錯自請以所學正之故懷宗
館之京師諮以算學則千歲之日至了如指掌於
是始延納其徒迄今欽天監仍用西人實始於此
予在京邸曾游宣武門之所謂天主堂者卽西人
事神之所也國俗所重專在乎此國王大臣以及
於軍民男女在在有堂七日必一聚跪於神前聆
神傳講解經訓大約謂人能不婚不嫁而學道者

死爲天神享諸福樂一婚一嫁者謹守諸戒亦可
生天否則墜落一家有三子輒有一二不娶者專
講其道則國人敬如神明講之最精執之最固爲
其衆所推服者且尊爲教化之主位在其國王之
上國王見之必跪禮其足餘可知矣其說總以生
爲寄以天爲歸以絕嗣爲入道之門以童身爲載
道之筏舉國信之已成其風俗千七百年牢不可
破中國亦漸有信奉之者予旣嘗於相識處借觀

其國之圖史經論不覺啞然失笑喟然歎曰誦矣
哉西洋國主蓋已忍欺其民而固其位一姓相傳
至一千七百餘載未嘗有篡奪之禍智矣哉西洋
教主蓋惟陽貴其徒陰斬其嗣俾其國千七百年
未嘗有生齒日繁衣食不足而互相劫殺之慘倘
使其民竊窺其意旨所在則教必不行嫁娶旣多
生齒必庶庶則難富貧則多盜多盜必相殺惡有
千餘年人不滿國不敗者是以其國王旦旦而拜

之捧其足加之於首其男女之秀慧喜榮貴樂聲
譽者始絕去嫁娶之念專心學之學之旣久復以
是教其弟姪上有好者下必加甚風俗旣成誰敢
異議故吾旣笑其欺民之誦未始不諒其安民之
心也中國聖人養欲給求平情而治推誠相與洵
爲善道然從古一治一亂往往相因豈盡其君相
有司之過哉生齒蕃則財用乏稼偶不登惡能無
殍其所恃以無恐者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二

語精義足以永萬年有道之傳耳偶閱前日論二
氏無損於治不妨卽其道以治其身恐逐儒愍其
無子欲令其人人返俗歸入四民以蕃戶籍將見
肆塵壙畝皆人滿而不復相容然後知食粟用器
之家其名雖四其實且日見其多則何也爲僧尼
道士皆相匹而生其子也不識臆斷者籌及此否
夫理學不可以空談逞才泥古之士不可以佐治
天下矜辭尙口者抑又未矣聊復舉泰西國俗之

弊彼力行之尙可綿國王之祚况中國聖人之經
哉

丁亥朔 晴暖蜂衙忽亂喧飛滿天井狀甚驚恐命
沙彌察其蜜桶則有大黃蜂欲逐其王沙彌斃之
億萬栩栩始相率入於其桶殆爭叙勤王功矣
黃龍潭寺僧削八尺修版爲禪堂祖堂四楹帖乞
余作新句題之隨筆書云孤月印潭心鉢裏有龍
聽說法拈花開笑口座中多士正參禪右禪堂開

山據廬嶽之中峯本支得地演法合龍潭之正派
作祖生天右祖堂又壁障數帑則其隣寺所求也
次居不去當復勞擾坐是動歸歟之想

又有數游客自言以徵租入山特來隨喜而僧庖
之磨聲復作沙彌若客文人也頃立四仙祠讀天
池賦良久讚曰好長

